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十五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日章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貢生臣馮省槐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周易折中卷十五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本義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集說韓氏伯曰備天下之理而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故爻在其中矣○朱子語類云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

三才遂以已意思維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畫天下之變○柴氏中行曰八卦成列則凡天下之象舉在其中不止八物如說卦中所列皆是○鄭氏曰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而爻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本義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集說虞氏翻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繫彖象九

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孔氏穎達曰上繫第二章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變化之道在剛柔相推之中○蔡氏清曰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剛一柔盡之矣二者之外再無餘物也故凡剛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剛之所推也而易卦中亦只是剛柔二者而已非剛則柔非柔則剛在剛皆柔之所推在柔皆剛之所推○蘇氏濬曰動在其中虞翻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此說極是此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辭原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之說非當動卦爻之謂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本義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集說龔氏原曰象者一卦之成體也

故天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在其中矣卦則兆於成列而備於重爻則兆於變而備於動故吉凶悔吝生焉○蘇氏濬曰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當其不動也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而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

案此是覆說繫辭焉而命動在其中之意凡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於人事之動故易中有吉凶悔吝之辭而動在其中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集說朱氏震曰爻有剛柔不有兩則一不立所

以立本也剛柔相變通其變以盡利者趨時也趨時者時中也○張氏浚曰剛柔相推往來進退爲變無常而莫不因乎自然之時故曰趨時○朱子語類云此兩句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變通之用○又云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剛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胡氏炳文曰卦有卦之時爻有爻之時立本者天地之常經趨時者古今之通義○梁氏寅曰剛柔者立本乃不易之體即所謂闔戶闢戶也變通者趨時乃變易之用即所謂往來不窮也○蔡氏清曰剛柔立本所謂交易而對待者變通趨時所謂變易而流行者

案此是覆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凡天地間之理兩者對待斯不偏而可以立本兩者迭用斯不窮

而可以趣時故易中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

吉凶者貞勝者也

本義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本義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集說朱子語類云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高氏萃曰天常示

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簡雖陰不能以不愆陽不能以不伏而貞觀之理常自若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以不昃盈不能以不食而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動進退存亡不可以一例測然而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同一揆也惠迪之吉從逆之凶無二致也是則造化人事之正常即吉凶之貞勝豈可以二而求之哉

案自吉凶貞勝至此為一節又承吉凶悔吝生乎動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貞勝之義張子以為以正為勝朱子以為二者常相勝今玩文義當為以常為勝蓋天下容有善而遇凶惡而獲吉者然非其常也惠迪吉從逆凶乃理之常故當以常者為勝如天地則以常者觀示日月則以常者照臨偶有變異不足言也天下之動豈不常歸於一理乎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本義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集說韓氏伯曰確剛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恒一其德故簡易也

案此節又承剛柔立本變通趣時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乾坤者剛柔之宗也乾坤定位而變化不窮矣然其所以立本者一歸於易簡之理所謂天有顯道厥類維彰萬古不易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義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像之

案爻也者效此是結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貞夫一之意象也者像此是結剛柔變通而歸於易簡之意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本義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 集說韓氏伯曰功業由變以興故見乎變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〇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〇吳氏澄曰聖人與民同患之情皆於易而著見聖人之道而獨歸重於辭蓋此篇為繫辭之傳故也

案爻象者動而無形故曰內吉凶者顯而有迹故曰外非專以蓍筮言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本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吕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此第一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集說陸氏績曰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聚人之本矣○崔氏憬曰言聖人行易之道當須法天地之大德寳萬乘之大位謂以道濟天下為寳是其大寳也夫財貨人所貪愛不以義理之則必有敗也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正之則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義禁之則必不改也此三者皆資於義以此行之得其宜也故知仁義聖人寳位之所要也○張子曰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朱氏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義所以為仁非二本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王氏宗傳曰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

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仁德之用也義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也禁民為非如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剡矢弦弧以威天下是也○朱子語類云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項氏安世曰聖人之仁即天地之生大寶曰位即崇高莫大乎富貴也自此以下以包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實之皆聖人之富貴者也財者百物之總名皆民之所利也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所以利之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利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為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之政盡於此三者矣其德意之所發主於仁民義者仁之見於條理者也○真氏德秀曰

案易之並言仁義者此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

在天地則曰生在聖人則曰仁仁之義蓋可識矣○李氏心傳曰蔡邕云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則漢以前已用此仁字矣

總論孔氏穎達曰此第一章覆釋上繫第二章象爻剛柔吉凶悔吝之事更具而詳之

案此章與上傳第二章相應故上傳第三章以後皆申說第二章之意下傳則自第二章之後皆申說此章之意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即所謂設卦觀象也因爻象中剛柔相推之變而繫之吉凶悔吝之辭即所謂繫辭焉而明吉凶也此四句由象以及於辭者作易之序也下文又由辭之吉凶悔吝而推本於剛柔之象蓋傳本爲繫辭而作而下傳尤詳焉故其立言如此吉凶悔吝由動而生者蓋以剛柔迭運變而從時故也吉凶之遇參差不齊然以常理爲勝而天下之動可一者以剛柔變化不離乾坤乾易坤簡而

天下之理得故也文象動乎內四句又總而結言之天地大德一節本義原屬此章然諸儒多言宜為下章之首蓋下章所取十三卦無非理財正辭禁非之事其說可從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本義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集說朱氏震曰自此以下明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無非有取於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王氏申子曰伏羲氏繼天立極畫

八卦以前民用後之聖人相繼而作制為相生相養之具皆所以廣天地生生之徳自網罟至書契是也

○蔡氏清曰以通神明之徳以類萬物之情二句一是精一是粗一是性情一是形體其下十三卦所尚之象一皆出此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本義兩目相承

集說孔氏穎達曰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體韓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胡氏瑗曰蓋者疑之辭也言聖人創立其事不必觀此卦而成之蓋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於此之卦象也非準擬此卦而後成之故曰蓋取

案孔氏所議韓氏是也且六十四卦名是文王所命包犧之時但有八卦名象而已黄農堯舜不應便取卦名經大蓋取之云雖曰假託不必拘泥然亦不應大段踈脫也○古者網羅所致曰離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又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二體皆離上下網羅之象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集說蔡氏淵曰耜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為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而為之○吳氏澄曰益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　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也　集說　耿氏南仲曰有噬魚有禽魚者或不足乎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魚菽粟鬵者無所取積者無所散則利不布養不均矣於是日中為市焉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遷其有無則得其所矣○鄭氏東卿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案離為日中震為動出當日中而動出市集之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為

集說郭氏雍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為而治也無為而治者無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王氏申子曰神農以上民用未滋所急者食貨而已此聚人之本也及黄帝堯舜之世民用日滋若復守其樸畧則非變而通之之道故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由之而不倦神其化使民宜之而不知凡此者非聖人喜新而惡舊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道然也○吳氏澄曰風氣漸開不可如樸畧之世此窮而當變也變之則通而不窮矣其能使民喜樂不倦者以其通之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便於民而民皆宜利之故爾○俞氏琰曰時當變則變不變則窮於是乎有變而通之

之道焉變而通之所以趨時也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夫唯其數窮而時將變聖人因而通之則民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蔡氏清曰時之當變也而通其變然其所以變通之者非聖人強用其智慮作為於其間也因其自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是謂神而化之也神而化即其變通之妙於無為也○蘇氏濬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為善發羲皇之精蘊也

案守舊則倦更新則不宜凡事之情也變其舊使民不倦者化也趨於新使民咸宜者神而化之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

下蓋取諸渙

本義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集說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也○何氏楷曰近而可以濟不通遠而可以致遠均之為天下利矣取諸渙者其象巽木在坎水之上故象曰利涉大川象傳曰乘木有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下動上說 集說董氏真卿曰平地任載之大車載物之多者則服牛以引重田車兵車乘車之小車載人而輕者則乘馬以致遠

案外說內動象牛馬之奔於前而車動於後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本義豫備之意集説楊氏文煥曰川塗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無禦之之術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至○俞氏琰曰坤為闔戶重門之象也震動而有聲之木擊柝之象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本義下止上動集説丘氏富國曰以象言之上震為木下艮為土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臼治米之象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睽乖然後威以服之集説朱氏震曰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盡故教

之以杵臼之利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徐氏幾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以威之

案離威也兌說也威而以說行之所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本義 壯固之意

集說 司馬氏光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健於下大壯之象也○蔡氏淵曰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直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俞氏琰曰聖人之於物有為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為之所以貽於後也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所以革於

前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本義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案棺槨者取木在澤中也又死者以土為安故入而後說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本義　明決之意○此第二章

集說　耿氏南仲曰已前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不云上古已下三

事或言古與上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故不言上古也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別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

案兌為言語可以通彼此之情書之象也乾為健固可以堅彼此之信契之象也

總論吳氏澄曰十三卦之制作自畫卦而始至書契而終蓋萬世文字之祖肇於畫卦而備於書契也

案此章申第一章變通趣時而原於易簡之意蓋在天地則為剛柔在人則為仁義仁義者立本者也因風氣之宜而通其變則其所以趣時者也法始於伏羲成於堯舜故自八卦既畫而可以周萬事之理凡網罟耒耜至於書契莫非易理之所有也觀其窮而變變而通則趣時之用不窮然其神而化之無為而民安焉則易簡之理惟一故其取諸諸卦者取諸其

趣時也而其取諸乾坤者取諸其易簡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本義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集說干氏寶曰言是故又總結上義也○崔氏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義故以此重釋於象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像之象也○吳氏澄曰此章之首第一節總叙以起下文自包犧至書契言制作之事而以是故總結之謂易卦皆器物之象象者像似之義聖人制器皆與卦象合也

案凡章首不用是故字曰是故者承上結上之辭也諸儒以此句為上章結語者似是

彖者材也

本義彖言一卦之材 集說韓氏伯曰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

棐材者構屋之木也聚衆材而成室彖亦聚卦之衆義以立辭故本義謂彖言一卦之材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本義效放也 集說胡氏瑗曰爻有變動位有得失變而合於道者為得動而乖於理者為失

人事之情偽物理之是非皆在六爻之中所以象天下之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本義悔吝本微因此而著○此第三章 集說保氏八曰彖者言一卦之材所以斷一卦之吉

凶悔吝爻者言一爻之動所以斷一爻之吉凶悔吝○何氏楷曰吉凶在事本顯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

故曰著悔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吉凶生於悔吝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為吉凶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本義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本義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集說韓氏伯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為之主○陳氏埴曰二耦一奇即奇為主是為陽卦二奇一耦即耦為主是為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案陽卦奇陰卦耦言陽卦主奇陰卦主耦也須如韓氏陳氏之說乃與下文相應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本義君謂陽民謂陰○此第四章　集說朱氏震曰陰陽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陽卦一君而徧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為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為小人之道○吳氏曰慎曰陽卦固主陽也而陰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案此章是釋彖者材也之義而原其理於一也自八卦始成而分陰分陽一奇則為陽卦者以其一君二民是君之權出於一君為主也君為主則君子之道行故曰君子之道一耦則為陰卦者以其二君一民

是君之權出於二反若民為主也民為主則小人之道行故曰小人之道古今言易者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蓋以為善惡淑慝之稱焉豈知陰陽不可以相無如有君不可以無民烏有善惡淑慝之分哉惟其君之道一而有統則民之衆翕然從令豈非君子之道乎若君之道二而多門則民之畀各行其私豈非小人之道乎善惡淑慝由此而生吉凶治亂由此而起蓋自三畫之卦而已具此象矣以此例而推之六畫之卦則如復師謙豫比剝一陽為主皆君子之道也姤履夬一陰為主皆小人之道也惟同人之二大有之五不以為小人者以其居中能同乎陽有乎陽也小畜之四亦不以為小人者以其得位能畜乎陽也究之以陽為主也又以其義例變而通之則不特一陰一陽者為主而已凡以陽之居内而得時者皆為主也臨泰之類是也凡陰之居内而得時者皆為主也遯否之類是也凡陽卦居内而為主者治陰卦居

內而為主者亂泰否損益之類是也凡陽卦居內而先陰者正陰卦居內而先陽者邪隨蠱漸歸妹之類是也或不取內外而取上下以為貴賤或不取先後而取尊卑以為倡隨或以陰為臣道而能順陽為善或以陰為君道而能應陽為美要之其尊陽之意則一而已矣夫子以八卦發凡使人於六十四卦之義推而通之也此即一卦之材而象之所取故曰象者材也其歸則陽道不可以有二故曰理之一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集說韓氏伯曰天下之動必歸於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孔氏穎

達曰此一之為道為可尚結成前文陽卦以一為君是君子之道也○徐氏幾曰塗雖殊而歸同則往來自不容無而加之憧憧則私矣慮雖百而致一則思亦人心所當有而局於朋從則狹矣○蔡氏清曰天下感應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而其塗各殊耳天下感應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所發之慮亦因之有百耳夫慮雖百而其致則一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是其此感彼應之理一出於自然而然而不必少容心於其間者吾之應事接物一惟順其自然之理而已矣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本義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集說

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朱子語類云日往則月來一段乃

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之所不能無但憧憧則不可

案夫子引此爻是發明貞一之理故亦從天地日月說來日月有往來而歸於生明所謂貞明者也寒暑有往來而歸於成歲所謂貞觀者也天下之動有屈有信而歸於生利順理則利也所謂貞夫一者也言

天地則應在日月之前言寒暑則應在日月之後何則四時者日月之所為也觀豫恒彖傳及繫傳首章

皆不以四時先日月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義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覆明上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言信必須屈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言動必因靜也聖人用精粹微妙之義入於神化寂然不用乃能致其所用先靜後動是動因靜而來也利己之用安靜其身可以增崇其德此亦先靜後動動亦由靜而來也○朱子語類云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的却不必思致用的是事功是效驗○俞氏琰曰精研義理無毫釐之差而深造於神妙所以致之於用也見於用而利施於身而安所以為崇德之資也精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

自內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即外以養內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〇蔡氏清曰利用如何以崇其德蓋外邊事事都能迎刃觧將去則胸中所得益深所造亦遠矣精義以致知言義者事理之宜也入神只謂到那不容言之妙處利用以行言利用故安身若其用有不利則亦不能在在皆安而泰然處之矣蓋躬行心得自是相關之理〇吳氏一源曰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静以一動無感以待感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義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

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集說孔氏穎達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極過此二者以往則微妙不可知窮極微妙之神曉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德之盛極也○張子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外致養吾内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又曰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朱子語類云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又云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神是

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又云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信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乎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作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蔡氏清曰未之或知者不容於有思不容於有為也神以存主處言化以運用處言其神化者亦豈出於精義利用之外哉其始有待於思為則曰精義利用其終無待於思為則曰窮神知化所造有淺深理則無精粗也○張氏振淵曰未有下學功夫不到而頓能上達者神化功夫正在

精義利用作起此正實落下手處即造到神化地位不過精義利用漸進漸熟耳德盛不是就窮神知化上贊他德之盛惟德盛方能窮神知化

案精義入神則所知者精深窮理之事也利用安身則所行者純熟盡性之事也窮神則不止於入神其心與神明相契者也知化則不止於利用其事與造化為徒者也至命之事也窮理盡性學者所當用力至命則無所用其力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致於命○又案此章是釋爻者效天下之動之義而原其理於一也自此以下十一爻皆是發明此意而此爻之義尤為親切蓋感應者動也不可逐物憧憧而惟貴於貞固其心者一也所以然者此心此理一致同歸本不容以有二也故首以此爻而以致一恒心兩爻終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本義釋困六三爻義集說朱子語類云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作少間去作不成他人便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

也

本義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集說韓氏伯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結閡之患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本義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集說馮氏椅曰不以不仁為耻故見利而後勸於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畏威而後懲於不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

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本義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集説 董氏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吳氏曰愼曰惡以己之所行者言罪以法之所麗者言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本義 此釋否九五爻義 集説 孔氏穎達曰所以今有傾危者由前安樂於其位自以為安故

致令日危也所以令日滅亡者由前保有其存恒以為存故令致滅亡也所以令有禍亂者由前自恃有其治理恒以為治故令致禍亂也是故君子今雖獲安心恒不忘傾危之事國雖存心恒不忘滅亡之事政雖治心恒不忘禍亂之事心恒畏懼其將滅亡其將滅亡乃繫于包桑之固也○谷氏家杰曰養尊處優曰安宗社鞏固曰存綱舉目張曰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本義此釋鼎九四爻義 集說張氏浚曰自昔居台鼎之任德知力三者一有闕則弗能勝其事而況俱不足者乎有德而無知則不足以應變有知而無力則不足以鎮浮若夫德之不立雖有知力

亦無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於治矣○錢氏時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本義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集說孔氏穎達曰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

理未著唯纖微而已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若未動之先又寂然頓無幾是離無入有在有無之際故云動之微也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無復有凶故特云吉也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崔氏憬曰此文得位於中於豫之時能順以動而防於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雖暫豫樂以其見微而不終日則能貞吉斷可知矣○張子曰知以幾者為能以屈為信○朱子語類云上交貴於恭遜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於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又云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項氏安世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常基於諂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常起於瀆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真所謂知幾者矣欲進此道唯存察之密疆界

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之於介如石者與○何氏揩曰知微知彰微而能彰介於石也知柔知剛柔而能剛不終日也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 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集說 虞氏翻曰復以自知自知者明謂顔子不遷怒不貳過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也○侯氏行果曰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則速改故無大過○朱子語類云或以幾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作近字說○又云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項氏安世曰

於微而知其彰於柔而知其剛蓋由用心之精燭理之明是以至此欲進此者當自顔子始毫釐絲忽之過一萌於方寸之間可謂微矣而吾固已瞭然而見之可謂柔矣而吾已斬然而絶之此章内十一爻雖各為一段而意皆相貫此爻尤與上爻文意相關○陸氏振奇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真知得也在豫貴守之固故曰貞吉在復貴覺之早故曰元吉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絪緼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集說侯氏行果曰此明物情相感當上法絪緼化醇致一之道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本義此釋益上九爻義○此第五章

集說項氏安世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无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又曰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郭氏鵬海曰事不順理從欲惟危為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為懼以語恩非素結信非素孚為无交而求

總論

葉氏良佩曰下十爻皆承咸九四而言○吳氏一源曰咸後十爻皆發明理之貞一而不必憧憧耳往來屈信無二致也天地所以成造化聖人所以臻造化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故知動靜之一所致則能藏器而時動知小大之一致則能謹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則能危以保其安知顯微之一致則能見幾而作不遠而復知損益之一致則能損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惡積求益而或擊皆昧於屈信之義以取凶耳

案此上三章申吉凶效動而歸於貞一之理第三章統論象爻也第四章舉象所以取材之例第五章舉爻所以效動之例也蓋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故凡卦之以陽為主而陽道勝者皆大卦也以陰為主而陰道勝者皆小卦也其原起於八卦之分陰分陽故為舉象取材之例也三百八十四爻正靜則吉邪動則

凶故困三解上相反也噬嗑之初上相反也否五鼎四相反也豫二復初相似也損三益上相反也其義皆統於咸之四故爲舉爻效動之例也夫陰陽並行而以陽爲君則所以歸其權於君者一矣動靜相循而以靜爲主則所以專其事於主者一矣何則理一故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本義 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集說 荀氏爽曰陰陽相易出於乾坤故曰門○葉氏良佩曰此章論文王繫辭之義故首節先本伏羲卦畫而言之○何氏楷曰有形可擬故曰體有理可推故曰通體天地之撰承剛柔有體言兩體字相應通神明之德承陰陽合

德言兩德
字相應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本義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集說九家易曰名謂卦名陰陽雖錯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侯氏行果曰易象考其事類但以吉凶得失為主則非淳古之時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朱子語類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下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云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本義 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集說 郭氏雍曰當名卦也辨物象也正言象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朱子語類云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又云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粗的然皆出於道義之蘊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個物事○吳氏澄曰彰往即藏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所以微其顯闡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所以闡其幽○蔡

氏清曰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葢於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闡之葢以至微之理寓於至著之象也

䇿彰往察來微顯闡幽承首節伏羲卦畫言當名辨物正言斷辭承次節文王卦名言而因及乎辭也彰往察來即所謂體天地之撰微顯闡幽即所謂通神明之德當名者即所謂稱名雜而不越也命名之後又復辨卦中所具之物以繫之辭而斷其占則所謂象也文王因卦畫而為之名辭故曰開而有畫無文易道未開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本義 肆陳也貳疑也○此第六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集說 程氏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此其所以為衰世之意邪

案稱名小取類大以卦名言旨遠辭文以彖辭言其言曲而中又申旨遠辭文之意旨遠則多隱約故曲也辭文則有條理故中也其事肆而隱又申名小類大之意名小則事物畢具故肆也類大則義理包涵故隱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專論易之彖辭易不過乾坤二畫乾坤即陰陽剛柔也凡易之辭其稱名取類千彙萬狀大要不越於二者而其所以繫辭之意則為世衰道微與民同患不得已而盡言之耳此斷

辭之所以作也
斷辭即彖辭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本義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集說孔氏穎達曰易之爻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但其時理尚質素直觀其象足以垂教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為教故爻卦之辭起於中古此之所論謂周易也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事○吳氏澄曰羲皇之易有畫而已三畫之卦雖有名而六畫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畫之卦而繫之以辭易道幾微至此而復興也卦名及辭皆前此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羑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於名卦而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意○谷氏家杰曰憂患二字以憂患天下言乃吉凶同患意

民志未通務未成聖人切切然為天下憂患之於是
作易故易皆處憂患之道○何氏楷曰聖人之憂患
者憂患天下之迷復也乃其處困又何憂
患焉是故易者所以憂患天下之憂患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
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
巽德之制也

本義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
德有以為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為禮
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以
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
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
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

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集說鄭氏康成曰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則濫德於是別也○干氏寳曰柄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者也○朱子語類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陸氏九淵曰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履德之基謂以行為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有而不居為謙謙者不盈也盈則其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為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知物之為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内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

恒德之固也君子之脩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脩也善日積則寛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為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為有為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汙如禹稷顔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陳氏琛曰德之基就積行上説德之本就心裏説要當有辨德之固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德之地則全體不窮矣亦要有辨○盧氏曰基與地有别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積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

稱而隱

本義 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集說 韓氏伯曰和而不至從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微而辨之不遠復也雜而不厭是以能恒刻損以脩身故先難也身脩而無患故後易也有所興為以益於物故曰長裕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程子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也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朱子語類云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陸氏九淵曰履和而至兑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至

極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悔自卑則人尊之自悔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必察其為物所誘與否不辨於小則將致悔咎矣恒雜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至厭倦是不恒其德者也能恒者雖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抑損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修張也有修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為益也困窮而通不脩德者遇窮困則隕穫喪已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衆無有不及故曰遷巽稱而隱巽順於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迹可見故隱

案復小而辨於物陸氏蓋用韓氏
之說與朱子異然朱子之義為精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
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本義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
此第七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集說虞氏
翻曰禮和為貴故以和行也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
知也恒立不易方故一德也○歐陽氏脩曰君子者
天下係焉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
忿慾耳自益遷善而改過耳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
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豈止一
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矣○朱子語類問巽以行
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
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

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又云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又云兑見而巽伏權是隱然作底事物若顯然地作却不成行權○陸氏九淵曰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恒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損以遠害如忿慾之類為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君子不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已者為利天下之有益於已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故曰興利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無加損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於困厄之時必推致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不必窮厄患難及已也凡道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於此自反

而已未嘗有所怨也井以辨義君子之義在於濟物於井之養人可以明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九卦之列君子脩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贊之○王氏應麟曰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何氏楷曰以用也履者禮也用禮以約之而制作始和此履所以為德之基也所貴乎禮者以其為德之品節也然惟讓為禮之實不讓不為禮故用謙以制之此謙所以為德之柄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亦論彖彖辭凡彖辭之體皆先釋卦名次言兩卦之體末推卦用故此章之序亦然以為觀象者之法也○胡氏炳文曰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而為下經之恒

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為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非偶然者○葉氏良佩曰此章三陳九卦專言卦也易道屢遷一章專言爻也

案此上二章申象之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也六十四卦之象皆以乾坤交錯而成中涵天地變化之道鬼神微妙之德是所謂動乎內者也及聖人命之以名繫之以辭於是吉凶之義昭然見矣六十四卦之名或曰伏羲所命或曰文王所命蓋自夫子之時而已疑也但以其所取事類觀之知其非上古淳質時所有則為文王命名可以理推名當則卦爻之物可辨因正言其是非而吉凶之辭可斷向之體天地之撰而有以彰往察來通神明之德而有以微顯闡幽者至是而大備矣名雜而不越故所稱者小而義則大象所以發其蘊也故寓意深遠而辭則丈指遠辭文故言雖曲而中名小類大故事雖肆而隱蓋由於

世衰民疑而將以濟其行故非探賾索隱無以盡其變也非周事體物無以悟其心也夫吉凶者失得之報而已矣故下九卦遂言聖人之所處以示觀象之例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本義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　集說侯氏行果曰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也○孔氏穎達曰六位言虛者位本無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郭子曰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朱子語類云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

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蔡氏淵曰屢遷謂為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自易之為書至屢遷此總言為書為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而已○吳氏曰愼曰不可為典要變無方也既有典常理有定也故曰易者變易也不易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本義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集說韓氏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潘氏夢旂曰易

雖不可為典要而其出入往來皆有法度而非妄動也故卦之内外皆足以使人知懼○蔡氏清曰卦文所説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其法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使人入而在内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為是使知懼也知懼必以度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本義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集説虞氏翻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蘇氏軾曰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朱氏震曰又明於已之所當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无有師保教訓而嚴憚之有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趙氏振芳曰不特使人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諄諄然與民同

患與民同憂不止如師保之提命且直如父母之儼臨愛之無所不至慮之無所不周故訓之無所不切也

案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朱氏趙氏之說甚善蓋上文言出入以度則人知畏懼嚴憚之如師保及觀其示人憂患之故懇切周盡使聞之者不知嚴憚而但感其慈愛此聖人之情所以為至也無有者非無師保也人之意中无有師保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本義 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此第八章

集說 虞氏翻曰其出入有度故有典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孔氏穎達曰雖千變萬化不可為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邵子

曰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龔氏煥曰既曰不可為典要又曰既有典常不可為典要者以剛柔之變易無常者言也既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言也剛柔變易之無常所以卦爻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理未嘗不行於剛柔變易之中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專論易之文辭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二句一章大指自變動不居至惟變所適言屢遷也自出入以度至道不虛行言不可遠也惟其屢遷故虛而無常不可為典要惟其不可遠故有度有方有典有常而不可虛方其率之也則謂之辭及其行之也則謂之道辭之所指即道之所遷也人能循其不可遠之理則屢遷之道得矣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也

本義 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 集說 韓氏伯曰質體也卦兼始終之義也○孔氏穎達曰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雜錯唯各會其時各主其事○吳氏澄曰質謂卦之體質文王原卦義之始要卦義之終以為卦之體質各名其卦而繫彖辭也爻之為言交也周公觀六位之交錯唯其六爻之時各因其義而繫爻辭也此章言六爻而六爻統於彖故先言彖乃說六爻也○谷氏家杰曰此章雖無卦爻實以卦引起爻專重在爻上○何氏楷曰此章統論爻畫而歸重於彖辭說易之法莫備於此易之為書綱紀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後成卦一畫不似便成他局聖人之繫卦為之推原其始要約其終彌綸全卦之理如物之有體質至於繫爻則惟相其六位之時而導之宜因其陰陽

之物而立之像然其大指要不過推演彖辭之意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本義此言初上二爻

集說干氏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孔氏穎達曰初辭擬之者覆釋其初難知也以初時擬議其始故難知也卒成之終者覆釋其上易知也言上是事之卒了而成就終竟故易知也○吳氏澄曰初與終為對擬之與卒成之為對兩句文法顛倒相互

案講家以難知易知屬學易者擬之卒成屬作易者然聖人作易六爻之條理渾成於心豈有難易哉故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兩句是申上兩句皆當屬學易者說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本義此謂卦中四爻

案雜字撰字辨字亦當屬學易者說雜者參錯其貴賤上下之位也撰者體察其剛柔健順之德也德位分而是非判矣辨者剖別之於象以考驗之於辭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本義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集說蘇氏軾曰彖者常論其用事之爻故觀其彖則其餘皆彖爻之所用者也〇吳氏澄曰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節又總言六爻而歸重於彖蓋為結語與章首起語相始終

案彖辭之繫文王蓋統觀六爻以立義者如屯則以初為侯蒙則以二為師師則以二為將比則以五為君其義皆先定於彖爻辭不過因之而隨爻細别耳其爻之合於卦義者吉不合於卦義者凶故彖辭為綱領而爻其目也彖辭為權衡而爻其物也總之於綱則目之先後可知審之於權衡則物之輕重可見夫子彖傳既參錯六爻之義以釋辭示人卦爻之不相離矣於此又特指其要而切言之讀易之法莫先於此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本義　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

柔中也

集說崔氏憬曰此重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四皆陰位陰之為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遠矣二遠陽雖則不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柔居中異於四也○蘇氏軾曰近於五也有善之名而近於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隱○程氏迥曰易以六居五以九居二為卦十有六雖為時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謂人君柔中虛已而任剛德之臣其臣亦以剛中應之也○吳氏澄曰二與四同是陰位若皆以柔居之則六二六四同是以柔居陰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遠近之異五者一卦之尊位故遠近皆自五而言二與五應為遠四與五比為近以位之遠近有異而其善亦不同遠者意氣舒展而多譽近者勢分逼迫而多懼多者謂不盡然而若此者衆爾近也二字釋四多懼謂四之所以懼不能如二之多譽者蓋迫近尊位不得自安故也柔之為道以下釋二多譽柔不能自立近者有所依倚遠者宜若不利二遠

於五而其歸得以无咎者以其用柔而居下卦之中也○何氏楷曰月遠日則光滿近則光微此多譽多懼之說也

案吳氏說亦詳密但以二之譽四之懼專為以柔居柔者三之凶五之功專為以剛居剛者則於經意猶偏蓋聖人之言舉其一隅則可以三隅反多譽多懼以二四之位言不論剛柔居之皆多譽多懼也多凶多功以三五之位言亦不論剛柔居之皆多凶多功也下文言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則可見二雖多譽而九二尤善於六二四既多懼而九四尤甚於六四也又言其柔危其剛勝邪則可見三雖多凶而九三猶善於六三五雖多功而六五猶讓於九五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為六二言而九二在其中併六四九四皆在其中其柔危為六三言而九三在其中併六五九五亦在其中此聖言之所以妙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本義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此第九章

集說侯氏行果曰三五陽位陰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崔氏憬曰三處下卦之極居上卦之下而上承天子若無含章之美則必致凶五既居中不偏貴乘天位以道濟物廣被寰中故多功也○吳氏澄曰三與五同是陽位若皆以剛居之則九三九五同是以剛居陽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貴賤之異賤者剛居剛為太過而多凶貴者剛居剛為適宜而多功二多譽四多懼之上有其善不同一句而三多凶五多功之上無之者譽懼雖不同而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謂

善矣故不言也貴賤之等也五字釋三多凶謂三之所以凶不能如五之功者葢貴賤有等賤者不與貴者同故也其柔危以下釋五多功五為尊位以柔居之則不勝其任而危惟剛居之則能勝其任而有功也○胡氏炳文曰其柔危其剛勝專為三言也○蔡氏清曰或遠或近或貴或賤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者是為雜物或柔中或不中或多譽或多懼或多凶或多功又或柔危而剛勝此所謂撰德也而辨是與非舉具其中矣

案柔危剛勝吳氏以為指五胡氏以為指三俟氏兼之須分別融會乃得經意

總論　何氏楷曰章末覆舉中爻所以略初上不言者葢初上非用事之地故所重在時位中四爻用事之地故惟重在德行也若夫卦主在初上者則不可以此例論此章為易之凡例求卦爻之義者執此

以求之而已然僅曰要曰多曰過半則雖
聖人猶未敢輕言之韋編三絕有以夫
案此上二章申文之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也道屢
遷者於周流六虛見之无常相易所謂周流者也唯
變所適所謂屢遷者也此則爻之動乎內者及繫辭
而吉凶見則使人於日用出入之間各循乎法度而
知懼蓋凜乎師保之嚴矣再觀其開示人以憂患與
其所以致憂患之故不啻父母之謀其子孫者又使
人無有師保之嚴但如臨父母之親而已夫是以由
其辭而揆之則不可為典要者未嘗不有典常而欲
體其道而行之則所謂不可遠者又存乎其人之不
遠於道也下文遂以辭之典常言之大約初上雖無
位而為事之始終自二至五則居中而正為用事之
位玩辭者擬其初竟其終參合其物理以辨其是非
而求其備此學易之法也然彖者括始終以立體而
文則其趨時之物而已故知者觀彖辭而爻義已大

半得此又學易之要也又舉中四爻而申之以見凡當位用事則有譽有懼有凶有功非初上無位而或在功過之外者比也聖人所謂明憂患與故者於此尤諄諄焉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無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本義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　集說項氏安世曰言聖人所以兼三才而兩之者非以私意傳會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此第十章

集說陸氏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孔氏穎達曰三才之道既有變化移動故重畫以象之而曰爻也物者物類也爻有陰陽貴賤等級以象萬物之類故謂之物也若相與聚居間雜成文不相妨害則吉凶不生由文之不當相與聚居不當於理故吉凶生也○張子曰故曰爻爻者交雜之義○項氏安世曰爻有等者初二三四五上也物相雜者初三五與二四上陰陽相間也文不當者九居陰位六居陽位也○李氏簡曰一則無變無動無兩而兩之故三才之道皆有變動以其道有變動故名其畫曰爻爻者傚也言六畫能傚天下之動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有九六雜居剛柔之位則成文交錯之

際有當不當吉凶由是生焉○汪氏咸池曰文既相雜豈能皆當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柔居柔以剛居剛而位未必皆當者則吉凶於是而生矣○何氏楷曰不當者非專指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也卦情若淑或以不當為吉卦情若慝反以當位為凶要在隨時變易得其當而已○吳氏曰慎曰以時義之得為當時義之失為不當不以位論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此第十一章

集說張氏栻曰既懼其始使人

防微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〇高氏攀龍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无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无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及於物處若本等只到了无咎便好〇趙氏光大曰危者使平二句即是辭危處使之不可作易使之言由危而平者危使之也言其理之必然若有以使之也易之道與其道甚大道字正相應〇何氏楷曰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

案此上二章申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所謂變者生於三才之道以兩而行交合相濟迭用不窮也寫之於易則以其兩相交也而名為爻所處之位不同也而名為物所以處是位者又相錯也而名為文相錯則有當有否而吉凶於此生大業於此起矣故曰功業見乎變雖然上古之聖以是濟民用焉

而辭未備也文王當殷商之衰忘己之憂而惟世之患是故其因事設戒者無非欲人戰戰兢兢免於咎而趨於平也是所謂以身立教反覆一編之中千載之上心如見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本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繁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乾之德行恒易畧不有艱難以此之故能知險之所興若不易則為險故行易以知險也坤之德行恒為簡靜不有繁

亂以此之故知阻之所興若不簡則為阻難故行簡以知阻也○蘇氏軾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無隱情矣○張子曰簡易然後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朱子語類云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項氏安世曰易與險相反唯中心易直者能照天下險巇之情簡與阻相反唯行事簡靜者能察天下繁壅之機○李氏簡曰兩險相疑兩阻相持則險不能知險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胡氏炳文曰前言乾坤之易簡此言乾坤之所以為易簡蓋乾之德行所以恒易者何也乾天下之至健也坤之德行所以恒簡者何也坤天下之至順也○蔡氏清曰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猶中庸云天下至誠天

下至聖相似皆以人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天下之至健者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此天下之至順者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本義　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

集說　張子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朱氏震曰簡易者我心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無說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能無研乎○朱子語類云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

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作得這事業○張氏栻曰心之說也不忤於理慮之研也不昧於事則得者為吉失者為凶吉凶既定則凡勉於事功者莫不弘之不息以成其功矣○谷氏家杰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二能字應下成能之能見此理人人具有唯聖人能說能研耳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 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集說 蘇氏軾曰言易簡者無不知也○朱子語類問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何氏楷曰凡人事之與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動氣也聖人作易正以迪

人於吉故獨以吉事言之與吉之先見同義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本義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集說朱子語類云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胡氏炳文曰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也○蔡氏清曰凡卜筮問易者先須謀諸人然後乃可問易雖聖人亦然故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本義象謂卦畫爻象謂卦爻辭　集說崔氏憬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於人也爻謂爻下辭象謂卦下辭皆是聖人之情見乎繫辭而假爻象以言故曰爻象以情言六爻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蔡氏清曰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象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本義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集說崔氏憬曰遠謂應與不應近謂比與不比

或取遠應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遠應由此遠近相取所以生悔吝於繫辭矣○項氏安世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者爻之情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畧其事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愛惡遠近情偽姑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綜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

以三隅則遠而為應為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吳氏澄曰害者利之反凡占曰不利无攸利者害也近而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從可知也○胡氏一桂曰凡易之情以下獨舉近者總言之近而相取其情乃不相得此必其初之以偽感終至於惡而相攻是以凶耳既至於凶其於害悔吝可知已○蔡氏清曰愛惡相攻三句平等說下文却合言之曰大抵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為貴不相得而遠者亦無害唯是近而不相得者則凶又有害而悔且吝矣○又曰吉凶悔吝利害六字大抵吉凶重於利害利害重於悔吝故末句先凶次害又次悔吝而凡曰吉凶見乎外吉凶以情遷則皆該利害與悔吝矣○林氏希元曰近而不相得是觧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一句幷愛惡相攻兩句亦觧蓋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這裏分情相得不相得情相得者遠相取

而悔吝情不相得者近相取而悔吝但此意未明故於此發之只曰近不曰遠者舉近則遠者可以三隅反也夫近而不相得則凶可見惡相攻而凶生者以其近也偽相感而害生者亦以其近也故曰是併解愛惡相攻兩句

案此條諸說相參極詳密矣然尚有須補備者諸說皆以近為相比之爻於易例未盡應爻雖遠然既謂之應地雖遠而情則近也先儒蓋因上章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故必以相比為近然彼就二四而言之則有遠近之別此就六爻而統論之則比與應皆近也觀蒙之六四曰獨遠實也以其比應皆陰也如雖無比而有應亦不得謂之遠實矣故易於應爻有曰婚媾者有曰宗者有曰主者有曰類者皆親近之稱也遠近相取須分無比應者為遠有比應者為近乃為完備○易之情其有遠近者固從爻位

而生若愛惡情偽則從何處生來須知易爻吉凶皆在時位德三字上取時隨卦義而變時變則有愛惡矣如泰之時則交否之時則隔比之時則和訟之時則爭是愛惡相攻者由於時也位逐六爻而異位異則有遠近矣如比之內比外比觀之觀光者近也蒙之困蒙復之迷復者遠也是遠近相取者由於位也德由剛柔當否而别德别則有情偽矣如同人五之號咷豫二之介石以中正也同人三之伏戎豫三之盱豫以不中正也是情偽相感者由於德也時有消息盈虛之變位有貴賤上下之異德有剛柔善惡之别此三者皆吉凶悔吝之根然其發動皆因彼已之交而起所謂彼已之交者比也應也非因比應則無所謂相攻也無所謂相取也無所謂相感也所謂相攻相取相感者皆以比應言之故下獨舉近而不相得以見例近而相得相愛者也相取者也以情相感者也善之善者也不相得者而遠則雖惡而不能相

攻也不近而不得相取也雖偽而不與相感也善之次也宜相得者而逺則雖愛而不得相親也不近而不能相取也雖有情而無以相感也又其次也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以近相取以偽相感人事之險阻備矣大者則凶極其惡之情者也同人三之敵剛是也次者則害防其偽之端者也兌之介疾孚剝是也輕者猶不免於悔吝如豫萃之三雖以近而從四然以非同類而曰悔曰吝者此也易者教人知險知阻故特舉此條以見例餘者可以三隅反也故觀易者須先知時位德比應五字又須知時位德之當否皆於比應上發動

其義莫備於此章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本義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此第十二章集說王氏申子曰歉於中者必愧於外故將叛者其辭慚疑於中者必泛其說故中心疑者其辭枝吉德之人見理直故其辭寡躁競之人急於售故其辭多誣善類者必深匿其跡而陰寓其忮故其辭游失其守者必見義不明而內無所主故其辭屈○吳氏澄曰此篇之首泛言辭變象占四道而末句歸重於辭且以本於聖人之情至此卒章凡三節其中亦言四道而首末皆言象爻之辭末又本於易之情以終繫辭之傳蓋唯聖人之情能知易之情而繫易之辭也是為一篇始終之脉絡云○張氏振淵曰此節即人之辭以情遷者驗易之辭以情遷也

案此章亦總上十一章之意而通論之易簡即上傳首章所謂乾坤之理而聖人體之以立極者故此即以乾坤為聖人之名稱見易道之本聖心所自具也易與險反故知險簡與阻反故知阻以是說諸心

即以是研諸慮凡天下所謂吉凶亹亹者固已豫定取成於聖人之心矣於是仰觀變化俯察云為知以藏往而通其象神以知來而裕其占此所以作易而天地之功以成百姓之行以濟也爻象動乎內者以象告吉凶見乎外者以情言功業見乎變者以利言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以情遷時有順逆而愛惡生焉位有離合而遠近判焉德有淑慝而情偽起焉此三者易之情也吉利凶害悔吝之辭所由興也在易則為易之情聖人從而發揮之則吉凶之途明而利害之幾審此即聖人之情也故言凡人之情著於辭而不可揜者六反切上章所謂有憂患者其辭危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十六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日章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金埴

御纂周易折中卷十六

文言傳

本義 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藴而餘卦之説因可以例推云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本義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

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程傳

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問亨者嘉之會曰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云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向義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又云貞者事之幹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

事所以為事之幹○又云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幹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為正而固守之○項氏安世曰善也嘉也義也皆善之興名也在事之初為善善之衆盛為嘉衆得其宜為義義所成立為事此一理而四名也故分而為四則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比而為二則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混而為一則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義之和和謂能順之也事之幹幹謂能立之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本義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　程傳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為嘉非理安有亨乎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貞固所以能幹事也　集說李氏昺祚曰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君法五常以教化於人元為善長故能體仁仁主春生東方木也通為嘉會足以合禮禮主夏養南方火也利為物宜足以和義義主秋成西方金也貞為事幹以配於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不言信者信主土土居中宮分王四季水火金木非土不載〇朱子語類云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又曰本義云以仁為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

○又云嘉美也會是集齊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鬭湊到此故謂之嘉會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又云看来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直是有内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又云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箇骨子所以為事之幹欲為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問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屬北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之會嘉美也會猶齊也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一齊到恰

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利者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歛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幹幹如版築之有楨幹○胡氏炳文曰體仁有以存諸中嘉會則美見乎外利物有以方乎外而貞固有以守於中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體仁長人貞固幹事由理以及用嘉會合禮利物和義則由用以及理也○董氏真卿曰朱子謂屬北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

幼時聞先君子之言曰北方天氣之終始有分別之義故北字篆文兩人相背至於四端五臟四獸屬北方者皆兩東西南三方者各一四時為冬亦與春為交接四德為貞亦貞下起元十二辰為亥子六十四卦為坤復○林氏希元曰君子克己復禮使仁充乎中而見乎外中之所存無一念之非仁外之所行無一事之非仁則君子之身渾是一箇仁非體其體夫仁也體仁仁之至也故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而足以長人安土敦仁故能愛正是如此○又曰利者義之和之利乃在人天然之利利物足以和義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義之和之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和義之和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和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　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别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程傳　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曰此語甚穩當又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蔡氏清曰元亨利貞四字在文王只為占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其所謂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謂四德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一身所行者其體也統治一世者其用也四德無乎不在也又見乾字所該者廣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

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本義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

程傳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也

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心以為樂已則行之心以為憂已則違之身雖逐物推移心志守道確乎堅實其不可拔○游氏酢曰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吳氏澄曰樂則行之釋上文无悶二句憂則違之釋上文不易不成二句樂者謂无悶

也行之謂為之也憂者謂非其所樂也違之謂不為也不求見於世世不求知於人者此其所樂也則為之易乎世成乎名者此非其所樂也則不為○蔣氏悌生曰行道而濟時者聖人之本心故曰樂則行之不用而隱遯者非聖人之所願欲也故曰憂則違之雖然其進其退莫不求至理之所在未嘗枉道以狥人也故曰確乎其不可拔○蔡氏清曰遯世無悶二句尤重於不易乎世二句樂則行之三句更重於遯世无悶二句此三句明其無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而後盡

案吳氏蔣氏兩說不同而皆可通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本義　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无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也　程傳　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庸常也常言之信實常行之謹慎防閑邪惡自存誠實為善於世而不自伐其功德能廣博而變化於世俗初爻則全隱遯避世二爻則漸見德行以化於俗也○朱子語類云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斁亦保雖無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又云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君德卻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陸氏

九淵曰言行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已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閑邪存其誠存諸已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李氏舜臣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於包犧心畫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項氏安世曰稱中正者二事也二五為中陰陽當位為正稱正中者一事也但取其正得中位非以當位言也○又曰以在下卦又非陽位故不為中位而為中德文言兩稱君德明非君位也此又稱龍德之中明非龍位之中也○馮氏椅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出於此○何氏楷曰道止於中中寓於庸庸者常也平無奇之名言必有物無苟高也惟其信無擇言矣行必有則無苟難也惟其謹無擇行矣信謹誠

也天德也一實焉而已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本義　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

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程傳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為哉唯進德脩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九三所以終日乾乾者欲進益道德脩營功業故終日乾乾匪懈也進德則知至將進也脩業則知終存義也○程子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呂氏大臨曰忠信進德如有諸己又知所以充實之也脩辭立其誠正名是事行其實以稱之也所立卓爾而欲從之知至至之也於德有先見之

明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知終終之也於分有當安之義也○朱子語類云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真實底道理○又云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殻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又曰人多將言語作沒緊要容易說出来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忠信進德便是見得脩辭立誠底許多

道理脩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只這忠信亦被汩沒動盪立不住了○又云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云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又云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詳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忠信心也脩業事也然藴於心者所以見於事脩於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學所以為內外兩進而非判然二事也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有一息之間哉○又云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又云進守貼著那

幾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幾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又云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問脩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是脩常常如此是守○又云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取健順二體忠信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虗靜故曰陽實陰虗○俞氏琰曰德與忠信皆主於心者也業與辭皆見於事者也事已成謂之業脩業者業未成則脩而成之也居業業已成則居而守之也辭言辭也脩謂脩省非脩飾也誠即忠信也立其誠謂立其誠意而不為私意所汩撓也若但以脩飾言辭為心則偽矣君子閑邪存其誠則無一念之不正也脩辭立其誠則無一言之不實也

○蔣氏悌生曰乾乾因其時而惕時字正解文辭終日之義見聖人省察之心無少間斷也○蔡氏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每應一件事俱著一箇心為之主惟心之所主者一於誠則德之在内者進矣而其於事也又處置恰好如其所言則是誠有所歸宿安頓處是之謂立誠而業之見於外者脩矣○又曰誠即忠信也忠信就初間存主上說脩辭立誠就後來事到就緒上說二者總是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忠信直内之事脩辭方外之事○又曰閑邪之外再無存誠工夫故承之曰存其誠脩辭之外再無立誠工夫故承之曰立其誠誠即忠信向也誠存於心而今則見於事而誠有立矣○又曰中庸章句云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其所存所發有未實也所存之實即主忠信也所發之實即脩辭立其誠也合進德脩業總是中庸之誠身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又曰九三居下之上是亦有位其上者則九三為在下位矣

亦有位在下者則九三又為居上位矣若於初二必不兼言居上位若於九五必不兼言在下位此亦當知○林氏希元曰忠信是此心真實如孝則真實是孝弟則真實是弟實心為善則善心日以充長善念日以彰著此之謂進德實心為善乃誠也若辭不脩語孝弟俱是空言無實事則此誠終於消散不聚集矣何由立又何績業可居故工夫又在脩治言辭上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必有物凡吐口言語皆是實事無一句虛妄乃脩辭也脩辭則行成孝成箇孝弟成箇弟吾心之誠集聚而不消散故曰立其誠誠立則業脩而可居非立誠之外又有居業工夫也○又曰忠信所以進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何也凡有所進將必有所至忠信以至之則善心日長神智日開道之壼奧理之玄妙為吾所當至者一時雖未能遽至固已先得之矣故可與幾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是脩辭立誠所以終之也何也居是居止終是終身

居止而不移居之所以終之也脩辭立誠以終之則踐履篤實持守堅固事理之宜吾所當守者可與存之而不失矣義者事理之宜吾所當守者也○鄭氏維嶽曰不曰所以脩業而曰所以居業蓋脩辭立誠即是脩矣既脩則有可居矣猶之屋然脩者方在營搆既成則可居也○楊氏啓新曰心之存諸中者純乎忠信而不妄則心無外馳而得於已者日進而不已言之見於事者致其脩省而有實則事皆實理而體諸身者安安而不遷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本義 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程傳 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枉非離羣類進德脩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集說 項氏安世曰進退上下不敢自必相時而動所謂自試也大抵上下之交皆危疑之地故三厲而四猶疑之○俞氏琰曰上與進釋躍字下與退釋在淵之義无常无恒釋或之義非為邪非離羣欲及時以中進无咎之義○林氏希元曰可上而不上疑於以隱為高可進而不進疑於遯世離羣及時之時上進之時也欲及時是應非為邪離羣句无咎得時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本義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程傳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集

說孔氏穎達曰因大人與衆物感應故廣陳衆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瞻覩以結之也○又曰周禮大宗伯有天産地産大司徒云動物植物本受氣於天者是動物天體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於上也本受氣於地者是植物地體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於下也○朱子語類云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箇龍虎必生風致雲也○又云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横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項氏安世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為同聲同氣之義聖人之於人亦類也故為各從其類之義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　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程傳　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　集說　谷氏家杰曰以有位謂之貴以有民謂之高以有輔謂之賢人在下位其貴而又无位高而又无民賢人在下位而又无輔者何俱以亢失之也故動而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

程傳　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本義言未為時用也 程傳隨時而止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程傳進德脩業也 集說林氏希元曰事所當為之事也前章之進德脩業是也終日乾乾日行其當為之事而不止息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本義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程傳隨時用也 集說趙氏汝楳曰凡飛者必先躍所以作其飛冲之勢今鳥雛習飛必跳跳躍於巢以自試其羽翰四之躍亦猶是也此以試釋躍○俞氏琰曰試釋躍字與中庸日省月試之試同君子謹失時之戒而自試其所學蓋欲自知其淺深也○谷氏家杰曰人

見者淺自見者真必自家試之而後可決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　程傳得位而行上之治也　集說蘇氏濬曰上治猶言盛治五帝三王皆治之上者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程傳窮極而災至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它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程傳

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　集說朱子語類問乾元用九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程傳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　集說陸氏銓曰微陽潛藏愈卷則愈厚輕用則發洩無餘矣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程傳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而化之　集說蘇氏軾曰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本義時當然也程傳隨時而進也

案與時偕行即上乾乾因其時之義言終日之間無時不乾乾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本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程傳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集說趙氏汝楳曰三為下至四革而為上卦革則道亦革此專釋上下卦之交○俞氏琰曰革者變也下乾以終上乾方始猶天道更端之時也○林氏希元曰此道字經看猶云陽道陰道九四離下體而入上體是乾道改革之時也故或躍而未果爻下本義改革之際正是取此人都不察妄為之說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本義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程傳正位乎上位當天德矣　集說張氏振淵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可謂之位乎天位而已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程傳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　集說朱氏震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无悔偕極則窮故有悔也○林氏栗曰此節上下卦相應初四為始初潛藏四乃革矣革潛為躍也二五為中二文明五乃天德矣言德稱其位也三上為終三與時偕行上偕極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本義 剛而能柔天之法也○程傳 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道也或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

集説 蘇氏軾曰天以无首為則○吴氏澄曰剛柔適中天之則也則者理之有限節而無過無不及者也○張氏振淵曰不曰乾爻用九而曰乾元用九統六爻而歸之元也亢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於元乾之所為終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見乾道變化之則○谷氏家杰曰則者有準而不過之意用九者有變而無常之意天道不是變換焉能使春夏秋冬各有其限聖人不是變換焉能使仁義禮智各有其節用九正天之準則不過處故曰乃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程傳又反覆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利貞者性情也

本義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　程傳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　集說

朱子語類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如春時發生到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箇收斂攝聚底意思但未堅實至冬方成在秋雖是已實漸欲脫去其本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故須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胡氏炳文曰性情只是一健字健者乾之性而情具著見者也且性情並言昉於此釋彖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俞氏琰曰性言其靜也情言其動也物之動極而

至於收斂而歸藏則復其本體之象又將為來春動而發用之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元起於貞貞下蓋有元繼焉動生於靜靜中蓋有動存焉貞而元靜而動終而復始則生生之道不窮若但言性而不言情則止乎貞純乎靜而已矣不見貞下起元靜中有動之意而非生生不窮之道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本義　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　程傳　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集說　程子曰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不

朱子語類云明道說得好不有其功言化育之無跡處為貞○項氏安世曰物既始則必亨亨則必利利

之極必復於元貞者元之復也故四德總以一言曰乾元又曰乾始而四德在其中矣以八卦言之震其元也故為出巽則既出而將相見也故為齊離則其亨也故為相見坤則既相見而將利之也故為役兊則其利也故為悅乾則既悅而將入於貞也故為戰坎則其貞也故為勞艮自貞而將出為元也故為萬物之所終始合而言之曰太極而八卦備矣其乾之謂乎○俞氏琰曰乾始即乾元也元乃生物之始也美即亨也亨乃衆美之會也○林氏希元曰上既即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此則歸其功於乾始而贊其大即彖傳統天之說也謂乾雖四德之流行要一元之所統何也乾既始物由是而亨就能以美利徧利乎天下又收歛於内不言其所利是皆乾始之所為也不其大與盖萬物歸根復命之時造化生物之功不復可見韓琦詩云須曳慰滿三農望歛却神功寂若無亦是此意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本義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爾以其流行之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别也　集說喬氏中和曰剛者元也健者亨也中者利也正者貞也元亨利貞實以體之剛健中正也一爻之情六爻之情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本義旁通猶言曲盡　集說胡氏炳文曰曲盡其義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時乘

六龍以下則為九五而言也○蔡氏清曰六爻發揮只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之意盖上文每條俱是乾字發端一則曰乾元二則曰乾始三則曰大哉乾乎至此則更端曰六爻發揮可見只是為時乘六龍設矣

即象傳六位時成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本義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程傳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集說張氏清子曰彖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為乾之雲雨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則聖

人之功即乾而雲雨
乃聖人之德澤也
崇貞元為體亨利為用然即體即用不相離也即用
即體未嘗二也故復釋之曰乾元者始也然即始而
亨之理已具不待亨而後知其亨也利貞者成也事
之成者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而豈在外哉蓋一心之
發散為萬用之施而萬理之宜歸於一性之德故其
始而必亨也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及其終也
利及天下而所性無加焉又何利之可言此乾元所
以統天而其德所以為大也由此觀之乾之德於其
元亨也見其動直而剛焉不息而健焉於其利貞也
見其裁制而中焉確守而正焉於其一元之妙心普
萬物而無心也見其不累於功利之雜駁而純粹不
滯於聲臭之粗而至精焉天道如此王道亦然王者
之道其發之也剛其行之也健其裁之也中其處之
也正要以體天地生生之心能使仁覆天下而莫知

為之者如精金美玉而無疵如太虛浮雲而無迹非如霸者小補之功驩虞之效也卦惟九五全備斯德故六爻發揮固所以旁通乎乾之情矣而惟九五則兼統衆爻之德以處崇高之位其象為飛龍在天者蓋如乘六龍以御天也龍而在天有不興雲致雨而使下土平康者乎夫當其膏澤溥施即乾之美利利天下也及乎蕩蕩平平大化無跡又非乾之不言所利者與夫子之發明天德王道於是為至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　程傳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集說朱子語類云德者行

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德者得之於心行出來方見這便是行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吳氏澄曰隱而未見者潛之象行而未成是以欲其弗用也○蔡氏清曰言君子之所以為行者以成德為行也夫既以成德為行初九德已成矣則日可以見之行也夫既可以見之行矣而又何以曰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則行猶未成是以君子亦當如之而勿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本義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　程傳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

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吳氏澄曰理具於心而散於事物事物之理有一未明則心之所具有一未盡必博學周知俾萬理皆聚而無所闕遺故曰學以聚之辨剖決也既聚矣必問於先知先覺之人以剖決其是否故曰問以辨之寬猶曾子所謂弘張子所謂大心也居謂居業之居問既辨矣必有弘廣之量以藏蓄其所得故曰寬以居之仁者心德之全天理之公也既有以居之矣心德渾全存存不失應事接物皆踐其所知而所行無非天理之公故曰仁以行之○又曰學聚之以知其理仁行之以行其事問辨之以審别所當行於學聚之後寬居之以存貯所已知於仁行之先寬之所居即學之所聚者仁之所行即問之所辨者○林氏希元曰學聚問辨是知工夫寬居是把義理放在胸中詳玩

深味使透徹貫串乃居安
資深時也故亦厲之行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本義重剛謂陽爻陽位　程傳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　集說虞氏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孔氏穎達曰上不在天謂非五位下不在田謂非二位也居危之地以乾乾夕惕戒懼不息得无咎也○吳氏澄曰九三居下乾之終接上乾之始九四居上乾之始接下乾之終當重乾上下之際故皆曰重剛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本義 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 程傳 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三之與四俱為人道人下近於地上遠於天九三近二正是人道九四則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或之者疑之也此夫子釋經或字經稱或是疑惑之辭欲進欲退猶豫不定故疑之也九三位卑近下向上為難危惕憂深九四則陽德漸盛去五彌近前進稍易故但疑惑憂則淺也○李氏舜祚曰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俱非得中故曰重剛而不中也○張氏振淵曰或之者據其迹疑之

者指其心疑非狐疑之疑只是詳審耳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本義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牿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　程傳大人

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與天地合其德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者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者若福善禍淫也若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也若在天時之後行事能奉順上天是大人合天也尊而遠者尚不違況小而近者可有違乎○程子曰若不一本則安能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王氏宗傳曰先天而天弗違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為之而天自不能違乎我後天而奉天時時之既至我則後乎天而奉之而我亦不能違乎天蓋大人即天也天即大人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本義所以動而有悔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正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亢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本義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程傳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　集說李氏昜祚曰再稱聖人者

歎美用九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朱氏震曰亢者處極而不知反也萬物之理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亢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窮而致災人固有知進退存亡者矣其道詭於聖人則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則與天地不相似○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兩言之○胡氏炳文曰陽極則剝乾上則亢中不可過也知其時將過乎中而處之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於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於正其意深矣○陳氏琛曰進極必退存極必亡乃理勢之自然也知其如是則隨時變通而處以是道之當然有收斂而無施張有舍棄而無係吝如此則不至於有悔矣然此唯聖人能之蓋聖人樂天知命達理而能權也常人則明不足以見幾心不免於物累故不能也

總論　朱子答萬正淳曰大抵易卦之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爻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本義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　集說朱子語類云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問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曰靜無形方有體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吳氏澄曰

坤體中含乾陽如人肺藏之藏氣故曰至柔然其氣機一動而闢之時乾陽之氣直上而出莫能禦之故曰剛剛即六二爻辭所謂直也乾運轉不已而坤體隤然不動故曰至靜然其生物之德普徧四周無處欠缺故曰方方即六二爻辭所謂方也乾之九五不徒剛健而能中正故為乾元之大坤之六二不徒柔靜而能剛方故為坤元之至○何氏楷曰乾剛坤柔定體也坤固至柔矣然乾之施一至坤即能翕受而發生之氣機一動不可止遏屈撓此又柔中之剛矣乾動坤靜定體也坤固至靜矣及其承乾之施陶冶萬類各有定形不可移易此又靜中之方矣柔靜者體也剛方者用也

後得主而有常

本義 程傳曰上下 集說 趙氏汝楳曰坤無乾以為始當有利字 執闕其端先迷也天先施而

地後生後得主也先陽後陰乃天地生生之常理○余氏芑舒曰程子以主利為一句朱子因之故以文言後得主為闕文然彖傳後順得常與後得主而有常意正一律似非闕文也○俞氏琰曰坤道之常蓋當處後不可攙先也攙先則失坤道之常矣唯處乾之後順乾而行則得其所主而不失坤道之常也

含萬物而化光

本義 復明亨義

集說 王氏宗傳曰惟其動剛故能德應乎乾而成萬物化育之功惟其德方故能不拂乎正而順萬物性命之理此坤之德所以能配天也後得主而有常則申後順得常之義含萬物而化光則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義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本義復明順承天之意○此以上申彖傳之意 程傳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集說俞氏琰曰至柔而動也剛申德合无疆之義至靜而德方釋貞義後得主而有常後順得常之謂含萬物而化光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謂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即乃順承天之謂

衆動剛釋元亨也氣之發動而物生也德方釋利貞也形之完就而物成也柔靜者坤之本體其剛其方乃是乾為之主而坤順之以行止者故繼之曰後得主而有常釋先迷後得主也含物化光謂亨利之間致養萬物其功盛大釋西南得朋也承天時行謂順承於元至貞不息陰道終始於陽釋東北喪朋也蓋

孔子既以坤之元亨利貞配乾為四德則所謂西南東北者即四時也故用彖傳所謂含弘光大者以切西南又用所謂乃順承天行地无疆者以切東北欲人知四方四德初非兩義此意彖傳未及故於文言發之○又衆乾爻惟九五剛健中正得乾道之純故彖傳言乘龍御天首出庶物即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也坤爻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故文言言動剛德方含物承天即六二直方大之義也象傳於乾五曰位乎天德於坤二曰地道光也明乎乾坤之主在此二爻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本義古字順慎通用案此當作慎言當辯之於微也 程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氷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蓋言順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遏絕正要人著力○張氏振淵曰天道有陽必有陰原相為用然陰之為道利於從陽而不利於抗陽坤道可謂至順矣而順之變反為逆故聖人深著其順之利明臣子之大分究極其逆之禍立君父之大防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本義　此以學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內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　程傳　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君子用敬以直內內謂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內心義以方外者用此義事以方正外物言君子法地正直而生萬物皆得所宜○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

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謝氏良佐曰釋氏所以不如吾儒無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窮理釋氏却以理為障礙然不可謂釋氏無見處但見了不肯就理○朱子語類云敬以直內是持守功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功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又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最是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又云文言將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敬而無義則作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無

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無一之不利也○黄氏榦曰乾言德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實相為經緯也欲進乾之德必本之以坤之敬欲修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内不直德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方業何由而修終日乾乾雖進修夫德業而所以進修者乃用力於敬義之間用力於敬義固可以至於大而所謂大者乃德之日新而業之富有也○王氏應麟曰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張宣公謂功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胡氏炳文曰乾九三明誠並進也坤六二敬義偕立也主敬是為學之要集義乃講學之功○薛氏瑄曰敬以直内涵養未發之中義以方外省察中節之和○又曰敬以直内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内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蔡氏清曰正是無少邪曲義是無少差謬○又曰此正義二字皆以見成之德言然直不自直必由於敬方不自方必由於義直即主忠信方即從義直即心無私方即事當理故直內以動者言為當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程傳 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集說 宋氏衷曰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終天功臣終君事婦終夫業故曰而代有終也○程子曰天地日月一般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王氏申子曰三非有美而不發特不敢暴其美惟知

代上以終其事而不居其成功猶地代天生物而功則主於天也○俞氏琰曰既曰地道无成而又曰代有終何也乾能始物不能終物坤繼其終而終之則坤之所以為有終者終乾之所未終也○蔡氏清曰以從王事以含章之道而從王事非敢成也即是含章之道用於從王事者也○谷氏家杰曰文言有終此言代有終則并其終亦非坤之所敢有也○何氏楷曰乾能始萬物而已必賴坤以作成之故曰代有終正對乾之始而言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程傳　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為隔絶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

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賢者隱遯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　集說張氏浚曰括囊蓋内充且德待時而有為也

者也漢儒乃以括囊為譏豈不陋哉陽舒陰閉故孔子發天地閉之訓夫閉於前而舒於後生化之功自是出也括囊之慎庸有害乎

君子黄中通理

本義黄中言中德在内釋黄字之義也　集說蔡氏清曰通理即是黄中處通通而理也蓋黄中非通則無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所以言黄中而必并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内也

正位居體

本義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案孟子曰立天下之正位正位即禮也此言正位居體者猶言以禮居身爾禮以物躬則自卑而尊人故為釋裳字之義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本義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　程傳黃中文在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惟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　集說朱子語類云二在下方是就功夫上說如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蔡氏淵曰黃中通理釋黃義正位居體釋裳義

黄中正德在内通理文無不通言柔順之德緼於内也正位居在中之位居體居下體而不借言柔順之德形於外也美在其中黄中通理也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正位居體也二五皆中二居内卦之中其發見於外者不疑其所行而已五外卦之中其施於外有事業之可觀坤道之美至此極矣○蔡氏清曰黄裳二字分而言之則黄為中裳為順合而言之則惟中故順存於中為中形於外為順理一而已天下無有形於外而不本乎中者惟有黄中之德故能以下體自居○林氏希元曰文言既分釋黄裳了又恐人認為二物不知歸重處故發美在其中一條見得其所謂順乃本於中與象傳文在中也及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意思一般

附録

胡氏炳文曰蓋直内方外之君子即黄中通理之君子也敬以直内則胸中洞然表裏如一是即所以為黄中義以方外則凡事之來義以處之無不合理是即所以為通理五之黄中

通理本於直內方外故其正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乎二之常二之直內方外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五之黄中通理則內外通貫無所容其力矣

案乾文之言學者二於九二則曰言信行謹閑邪存誠也於九三則曰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也坤文之言學者二於六二則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於六五則曰黄中通理正位居體也分而言之則有四合而言之則乾二之存誠即乾三之忠信皆以心之實者言也乾二之信謹即乾三之修辭立誠皆以言行之實者言也在二為大人則以成德言之由其言行以窺其心見其純亦不已如此也在三為君子則以進學言之根於心而達於言行見其交修不懈如此也坤二之直內即坤五之黄中皆以心之中直者言也坤二之方外即坤五之正位皆以行之方正者言也二言直而五言中直則未有不中者中乃

直之至也二言方而五言正方則未有不正者正乃方之極也二居下位不疑所行而已五居尊又有發於事業之美此則兩爻所以異也在乾之兩爻誠之意多實心以體物是乾之德也坤之兩爻敬之意多虛心以順理是坤之德也而要之未有誠而不敬未有敬而不誠者乾坤一德也誠敬一心也聖人所以分言之者蓋乾陽主實坤陰主虛人心之德必兼體焉非實則不能虛天理為主然後人欲退聽也非虛則不能實人欲屏息然後天理流行也自其實者言之則曰誠自其虛者言之則曰敬是皆一心之德而非兩人之事但在聖人則純乎誠矣其敬也自然之敬也其次則主敬以至於誠故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而以乾坤分為聖賢之學者此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本義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黄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程傳

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黄玄黄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集說

干氏寶曰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卦成於乾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戌亥乾之都也故稱龍焉未離陰類故曰血陰陽色雜故曰玄黄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夫妻其義一也○蔡氏淵曰十月為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生之理無頃刻而息聖人為其

純陰而或嫌於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古人謂十月為陽月者蓋出於此○俞氏琰曰玄者天之色黄者地之色血言玄黄則天地雜類而陰陽無别矣故曰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陰陽相戰雜至於天地之雜亂然而天地定位於上下其大分終不可易故其終又分而言之曰天玄而地黄○鄭氏維嶽曰謂之曰戰陰與陽交戰也交戰而獨曰龍戰者是時陰處其盛嫌於无陽也故獨稱龍為戰若曰陰犯順而龍戰之云爾討陰之義與陽不許陰為敵也當其雜也玄黄似乎莫辨而不知即雜之中玄者是天黄者是地斷斷乎不可混淆定分原自如此

御纂周易折中卷十六